

minimal;
harmonic
the drop
trite of
drawn out the
op, and the
it is a
the only
not quite enough.



第 2 卷

蒙田随笔全集

Les Essais de Michel de Montaigne

[法] 米歇尔·德·蒙田 著 马振骋 译

the white
na, Fine
his, for quite,
ess.
ing as full
made me
members,
in the
in the
all things,
could
white
perfect as
bones.

f a
with
shining,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用理智的推理来给人的行动确立一个正确的准则，
又不让命运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很难两全的。”

第 2 卷

蒙田随笔全集

Les Essais de Michel de Montaigne

[法] 米歇尔·德·蒙田 著 马振骋 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田随笔全集. 第2卷 / (法)米歇尔·德·蒙田
(Montaigne, M. D.)著;马振骋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2009.3

ISBN 978-7-80678-997-1

I. 蒙… II. ①蒙…②马… III. 随笔—作品集—法国—
中世纪 IV. I56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6928号

目录·····

第一章 论人的行为变化无常 /1

从古史中很难找出十来个人,他们一生的行为是有恒专一的。有恒专一却是智慧的主要目的。

第二章 论饮酒 /9

圣贤不论如何智慧,终究在酒的力量面前投降,这已是一个古老有趣的问题了。

第三章 塞亚岛的风俗 /18

以死的代价来换取这一生的安全、麻木、无动于衷、免除痛苦,这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不能享受和平的人,避开了战争也是无用。不能体验安闲的人,避开了劳苦也是枉费心机。

第四章 公事明天再办 /31

用理智的推理来给人的行动确立一个正确的准则,又不让命运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很难两全的。

第五章 论良心 /33

柏拉图认为,惩罚紧紧跟在罪恶的后面,赫西俄德纠正了柏拉图的说法,他说惩罚是与罪恶同时开始的。谁在等待惩罚,就在受惩罚;谁该受惩罚,就在等待惩罚。

第六章 论身体力行 / 38

死亡是我们一生中要完成的最大的事业，我们却无法对此身体力行。习惯与经验可以锤炼人，使我们忍受痛苦、耻辱、清贫和其他逆境；但是死亡，我们只能试验一次。

第七章 论授勋 / 48

奥古斯都的传记作家，都强调他的一条治军方针：对有功的人赏赐非常慷慨，授勋则十分吝啬。……对荣誉的奖赏也仅是荣誉而已，它们的价值与品位在于极少数人才能获得；若要奖赏一文不值，那只须到处滥发。

第八章 论父子情 / 51

不及早有自知之明，不感到岁月不饶人，会使身体与心灵两方面都受到极度的摧残，……这样的错误使世上多少伟人身败名裂。……为了他们的荣誉，我多么愿意向他们进一言，文治武功已不是他们所能参与的时候，还不如及早退隐享受清福。

第九章 论帕提亚人的盔甲 / 68

小西庇阿向一名给他看美丽盾牌的年轻人说：“盾牌确实很美，我的孩子，但是罗马士兵应该把希望放在右手，而不是左手。”

第十章 论书籍 / 71

历史学家的作品我读来更加顺心；他们叙述有趣，深思熟虑，一般来说，我要了解的人物，在历史书中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生动、更完整，他们的性格思想粗勒细勾，各具形状；面对威胁和意外时，内心活动复杂多变。

第十一章 论残忍 / 83

人类的一种普遍义务，不但对于有生命有感情的动物，并且对树木花草都要有爱惜之情。我们对人要讲正义，对其他需要爱护和珍惜的动物要爱护和珍惜。

第十二章 雷蒙·塞邦赞 / 97

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所有创造物中最不幸，最虚弱，也是最自负的是人。他看到自己落在蛮荒瘴疠之地，四周是污泥杂草，生生死死在宇宙的最阴沉和死气沉沉的角落里，远离天穹，然而心比天高，幻想自己翱翔在太空云海，把天空也踩在脚下。就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想象力，使人自比为神，自以为具有神性，自认为是万物之灵，不同于其他创造物。

第十三章 论他人之死 / 265

“马西利纳斯，你别折腾了，仿佛你在讨论什么大事；活着并不是大事，你的仆人和那些牲畜也都活着。诚实、聪明、神色不变地去死，才是大事。”

第十四章 我们的思想如何自我限制 / 271

“只有不确定才是确定的，只有人才最可悲和最自大。”

第十五章 欲望因不满足而更强烈 / 272

任何好事都不能给我们带来欢乐，除非是我们要面对失去的好事。“因失去而难过与为失去而害怕，同样伤神劳心。”

第十六章 论荣誉 / 279

为了光荣而实施美德，美德也就成了十分无聊

低俗的事。我们应该毫无功利目的地去实施美德，赋予它特殊地位，不与命途沾边。因为还有什么比名声更多偶然性呢？

第十七章 论自命不凡 / 293

唯有智慧才能同时造福于这个肉体与灵魂的结合体。

第十八章 论揭穿谎言 / 323

当下世风不古，大家谈到自己时我们又能相信谁的呢？还由于谈到别人时我们也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可以相信，这样说谎就失去了意义。风气腐败的第一特征就是排斥实话实说。

第十九章 论信仰自由 / 328

好意若不加以节制滥用，会使人去做出后果恶劣的坏事，这也是屡见不鲜的。

第二十章 天下没有纯一的事 / 332

苏格拉底说，不知哪位神试图把痛苦与欢乐揉成一团，但是又做不成，无奈之下想法在结尾处把两者串连一起。

第二十一章 反对懈怠 / 335

勇敢对待死亡的最高、最自然的境界，是不仅看着它不慌不忙，还不操心，继续自由过日子，直到进入那个时刻。

第二十二章 论驿站 / 338

居鲁士国王下令测试一匹马一天一口气能跑多少路程，根据这个距离派人在各站准备马匹，提供给

前来给他送信的人使用。有人说这个速度可与鹤的飞行相比。

第二十三章 论做坏事以图好利 / 340

罗马人感到自己的城市无限制地膨胀，疏散那些不怎么需要的人口，遣送到征服的土地上居住与务农。有时他们也蓄意跟某些敌人打仗，因为无所事事是堕落的根源。

第二十四章 论罗马的强盛 / 344

“罗马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做的，在他们的权威下由他们征服的国王掌管原有的王国，这样他们有了顺从办事的国王，他们把国王当作奴役的工具。”

第二十五章 无病不要装病 / 346

“模仿痛苦的本领那么到家，凯利乌斯的风湿病再也不用装假。”

第二十六章 论大拇指 / 348

医生说大拇指是居于首位的手指，从拉丁语源来说意为“强者”。希腊人称它是“另一只手”。

第二十七章 胆怯是残暴的根由 / 350

菲里暴君亚历山大不能上剧院看悲剧，害怕演至赫卡柏和安德罗玛克受害时，让臣民听到他发出呻吟与叹息，然而他天天毫不怜悯地下令残杀多少人！

第二十八章 凡事皆有其时机 / 359

有人问人已老朽还学习这些事干什么用，塞涅

卡回答说：“离开时更优秀、更潇洒。”

第二十九章 论英勇 / 362

在崇高的情境下，心灵会激越飞扬，要成为自然的日常状态，那是很难相信做到。

第三十章 论一个畸形儿 / 369

我们所谓的畸胎，从上帝说来不是畸胎，他看到自己创造的万物中也有无穷的形态。

第三十一章 论发怒 / 371

没有一种激情像发怒那样搅乱判断的公正性。哪个法官盛怒之下要判犯人有罪，会毫不犹豫让他去尝死亡的滋味。

第三十二章 为塞涅卡和普鲁塔克辩护 / 378

不论在战时或平时，最高尚美丽的行为并不并不一定最为人传诵。

第三十三章 斯布里那的故事 / 384

情欲都盘踞在心灵中，如野心、吝啬和其他，给理智带来更大的麻烦，因为理智只能利用自己的资源进行自救；还有，这些欲念也是难以满足的，甚至尝到了甜头以后更加旺盛贪婪。

第三十四章 观察朱利乌斯·恺撒的战争谋略 / 391

恺撒屡次三番强调一位将帅最大的用兵之道是懂得捕捉军机和行动神速；在他的战功中行动神速确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

第三十五章 论三烈女 / 399

人所共知,恪守婚姻义务的人,在历史上找不出二十人,因为婚姻是布满荆棘的交易,没有一个妇女会终身屈从。即使男人,他们的处境稍为有利,也觉得难以照办。

第三十六章 论盖世英雄 / 406

如果要选择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我觉得有三位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一位是荷马,另一位是亚历山大大帝,第三位最杰出的人物是伊巴密浓达。

第三十七章 论父子相像 / 413

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中,也有不可思议的怪事,不亚于奇迹中提出的难题。我们从中而生的这滴精液就是一种魔怪,其中不但包含祖先的形貌特征,还包含他们的精神性格。这么一滴液体中怎么会有说不尽的内容呢?

第一章 论人的行为变化无常

对于惯常观察人的行为的人，最难的莫过于去探索人的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因为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难以逆料，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小马略忽而是战神玛斯的儿子，忽而又又是爱神维纳斯的儿子。据说卜尼法八世教皇当权时像只狐狸，办事时像头狮子，死时像条狗。谁会相信残暴的象征尼禄皇帝，当有人按照惯例把一份死刑判决书递给他签字时，竟会说：“上帝啊，我真愿意不会写字！”判处一个人的死刑叫他心里那么难过？

在这件事上，在每个人身上，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些聪明人居然费心把这些碎片拼凑一起。因为我觉得优柔寡断是人性中最普遍、最明显的缺点，这有滑稽诗人普布利流斯的著名诗句为证，

只有坏主意才一成不变。

——普布利流斯·西鲁斯

根据一个人的日常举止来评论他，那是一般的做法；但是，鉴于人的行为和看法天生不稳定，我经常觉得，即使是杰出的作家也往往失误，说什么我们有始终如一、坚韧不拔的心理组织。

他们选择一种公认的模式，然后按照这个模式，归纳和阐述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无法自圆其说，就说这个人虚伪矫饰。奥古斯都这人他们就无法评判，因为他一生中变化多端，出尔反尔，叫人无从捉摸，最大胆的法官也不敢妄下结论。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若把人的行为分割开来，就事论事，经常反而更能说到实处。

从古史中很难找出十来个人,他们一生的行为是有恒专一的。有恒专一却是智慧的主要目的。因为,为了把生活归结为一个词,把生活的种种规则归结为一条规则,一位古人^①说:“同样的东西要或不要必须前后一致;我不想再加上一句说:但愿这种意愿是正确的;因为,意愿不正确的话,就不可能坚定不移。”确实,我从前听说,恶行只不过是放纵和缺乏节制,因而也就不可能始终如一。据说这是德摩斯梯尼说的话,讨教与审慎是一切德行的开端;而始终如是德行的圆满完成。我们在言词中要选择某一条道路,总是去选择一条最好的道路,但是没有人想去实践:

他要做,不要做,又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摇摆不定,一生充满矛盾。

——贺拉斯

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根据自己的心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听任一时的风向把我们吹到哪儿是哪儿。只是在要的时候才想到自己要的东西,然后却像变色龙一般,躺到什么地方就变成什么颜色。我们在那时想到要做的事,一会儿又改变了主意,一会儿又回到那个主意,优柔寡断,反复无常:

我们是木偶,听任强劲的手操纵和摆布。

——贺拉斯

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

^① 指塞涅卡。

我们不是总看到：人不知要什么，
永远在探索，在寻求一片土地，
仿佛能够放下沉重的包袱？

——卢克莱修

天天有新鲜事，我们的情绪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换。

人的思想闪烁不定，犹如神圣的朱庇特
布满大地的雷电。

——荷马

我们在不同的主意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对什么都不愿意自由地、绝对地、有恒心地作出决定。

谁若能以自己的想法制订和颁布某些规范和准则，我们可以看到他生活中一切的一切自始至终矢志不渝，行为与原则丝毫不会相悖。

然而，恩培多克勒看到阿格里琴坦人的这种矛盾性，他们纵情作乐，仿佛第二天就是他们的死期，却又大兴土木，好似可以天长地久活下去。

小加图这个人的性格是很容易说清楚的；拨动他的一根心弦，也就是拨动他的每一根心弦，因为声音都是非常和谐协调，决不会发出一点杂音。然而我们呢，有多少次行动，就有多少次不同的评论。依我的看法，把这些行动放到相似的环境中去比较最稳妥，不要前后对照，也不要借题发挥。

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有一次纵情的欢庆，听说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名少女，从窗里纵身往下跳，不让她的主人——一名兵痞——暴力得逞；她没有跌死，不甘心，又用一把刀子要刺自己的咽喉，被人家阻止了，但还是伤得很重。她自己承认，那名军人没有逼迫她，只是哀求她，挑逗她，送礼物打动她，但是她害怕他最后会强迫她的。此外，还有她的

言词,她的端庄,她的贞烈,都证明她的品德,不啻是另一位柳克丽希亚^①。可是我知道事实上,不论从前还是后来,她决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少女。就像一则故事说的:不论你是多么光明磊落,当你在恋爱中完全绝望时,不要认为你的恋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也不意味哪个赶骡的车把式不会碰上好运气。

安提柯看到他的一名士兵道德高尚,作战勇敢,非常宠爱,还命令御医给他治好一种长期使他受尽折磨的病痛。看到他治愈后做事的热情远远不及从前,就问他是什么使他变成了一个懦夫。他回答说:“陛下,是您自己,治好了我的病,原来我因有了病才不计较自己的生命。”卢库卢斯的士兵被敌人抢走了钱包,为了报复跟他们大打出手。当他收回失物时,一直对他很器重的卢库卢斯派他去完成一项冒险而又光荣的任务,对他谆谆教导,好话说尽,

即使是懦夫听了也会勇气骤增。

——贺拉斯

他却回答说:“派个被人掏了钱包的穷小兵去吧。”

这个粗鲁的乡下人回答:

“丢了钱包的人会去那里去的。”

——贺拉斯

他坚决拒绝去。

我们还在书中读到,穆罕默德二世看到土耳其近卫军司令哈桑的隊伍被匈牙利人冲垮,自己还在战斗中贪生怕死,狠狠训斥了他一番,哈桑

^① 柳克丽希亚(? 一前 509),罗马贵妇。受骄傲者塔克文之子塞克斯都的凌辱,自杀身亡。据说此事引起罗马革命,结束君主统治,建立罗马共和国。

二话不说，转过身，单枪匹马迎着敌人的先头部队不顾死活地冲过去，立刻陷在里面脱不得身，这种做法可能不是为自己辩白，而是回心转意；也可能不是天性勇敢而是恨上加恨。

前一天你见他视死如归，第二天你见他胆小如鼠，那也不必奇怪：或者是愤怒，是形势，是情面，是美酒下肚，还是号角声响，又会使他鼓起勇气；他的心不是靠思考能够鼓动的，而是环境坚定了他的勇气，若是截然不同的环境又使他变成另一个人，那也不要认为意外。

我们那么容易表现出矛盾与变化，以致有的人认为我们身上有两个灵魂，另一些人认为我们身上有两种天性，永远伴随我们而又各行其是，一种鼓励我们行善，一种鼓动我们作恶。若只有一个灵魂或天性，决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变化。

不但偶然事件的风向吹得我任意摇摆，就是位置的更换也会骚扰我的心境。任何人略加注意，就会发现自己决不会两次处于同一个心境。按照观测的角度，一会儿看到灵魂的这一面，一会儿看到灵魂的那一面。如果我谈到自己时常常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时确也常常有所不同。所有这一切不同都是从某个角度和由某种方式而来的。怕羞，傲慢；纯洁，放纵；健谈，沉默；勤劳，文弱；机智，愚钝；忧愁，乐观；虚伪，真诚；博学，无知；慷慨，吝啬；挥霍……这一切，我在自己身上都看到一点，这要根据我朝哪个角度旋转。任何人仔细探索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甚至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上，都有这个变幻不定、互不一致的地方。我也说不出自己身上哪一点是纯正的，完整的，坚定的，我对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我的逻辑中的普遍信条是各不相同。

我一直主张把好事说成是好事，还把可以成为好事的事也往好里去说，然而人的处境非常奇怪，如果好事并不仅仅是以意图为准的话，我们经常还是受罪恶的推动而在做好事。因此，不能从一件英勇行为而作出那人是勇士的结论。真正的勇士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有英勇行为。如果这是一种英勇的美德，而不是一种英勇的表现，这种美德会使一个人在任何时机表现出同样的决心，不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人共处，不论在私

宅还是在战场；因为，无论如何，不存在什么一种勇敢表现在大街上，另一种勇敢表现在军营中。他应该具有同样的胆量，在床上忍受病痛，在战场上忍受伤痛。在家中或在冲锋陷阵中同样视死如归。我们不会看到同一个人，在攻城时勇冠三军，在输掉一场官司或失去一个孩子时却像女子似的痛苦不堪。

一个人在耻辱中表现怯懦，而在贫困中坚定不移；在理发匠的剃刀下吓破了胆，而在敌人的刀剑前威武不屈，可敬可贺的是这种行为，而不是那个人。

西塞罗说，许多希腊人不敢正视敌人，却能忍受疾病，而辛布赖人和凯尔特伯里亚人则恰恰相反：事物不基于一个坚定的原则上就不可能稳定。（西塞罗）

亚历山大的勇敢可以说无出其右；但是只是就他的那种勇敢而言的，而不是在任何场合下的勇敢，也不是包罗一切的勇敢。尽管他的这种勇敢超群绝伦，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瑕疵；我们看到他怀疑他的左右企图谋害他时就惊慌失措，为了弄清内情竟然那么不讲正义，狠毒冒失，害怕到了失去平时的理智的程度。他还处处事事疑神疑鬼，其实是色厉内荏的表现。他对杀害克雷塔斯一事过分自责自赎，这也说明他的勇气不是始终一贯的。

我们的行为是零星的行动组成的，“他们漠视欢乐，却怕受苦难；他们不慕荣华，却耻于身败名裂。”（西塞罗）我们追求一种虚情矫饰的荣誉。为美德而美德才能维持下去；如果我们有时戴上美德的面具去做其他的事，马上会暴露出真面目。美德一旦渗透灵魂，便与灵魂密不可分，若失去美德必然伤害到灵魂。所以，要判断一个人，必须长期地、好奇地追寻他的踪迹；如果坚定不移不是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对于那个已经审察和选择了自己道路的人”（西塞罗），如果环境的不同引起他的步子变化（我的意思是道路，因为步子可以轻快或滞重），那就由着他去跑吧；这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塔尔博特说的箴言：只会随风飘荡。

一位古人说，我们的出生完全是偶然的，那么偶然对我们产生那么

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人不对自己的一生确定一个大致的目标,就不可能有条有理地安排自己的个别行动。一个人在头脑里没有一个总体形状,就不能把散片拼凑一起。对一个不知道要画什么的人,给他看颜色又有什么用呢?没有人可以对自己的一生绘出蓝图,就让我们确定分阶段的目标。弓箭手首先必须知道目标在哪里,然后搭弓引箭,调整动作。我们的忠告所以落空,是因为没有做到有的放矢。没有船驶往的港口,有风也是徒然。我不同意人们对索福克勒斯的想法,认为读了他的一部悲剧,可以驳斥他的儿子对他的指控,索福克勒斯完全是有能力处理家务的^①。

我同样不同意巴黎西人根据推断作出的结论。巴黎西人被派去整顿米利都,他们到了岛上,看到田地耕种良好,农舍井然有序,他们记下那些主人的名字;然后召集城里全体公民,宣布任命这些主人当新总督和官员,认为善于处理私事的人也善于管理公务。

我们人人都是由零件散片组成的,通体的组织是那么复杂多变,每个零件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我们跟自己不同,不亚于跟其他人不同。“请想一想,做个一成不变的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塞涅卡)

因为野心可以让人学到勇敢、节制、自由甚至正义;因为贪婪也可使躲在阴暗角落偷懒的小学徒奋发图强,背井离乡,在人生小船上听任风吹浪打,学得小心谨慎;就是爱情也可以给求学的少年决心和勇气,给母亲膝下的少女一颗坚强的心,

“少女受维纳斯指引,偷偷穿过熟睡的看守中间,
单独进入黑暗寻找那个青年。”

——提布卢斯

^① 据西塞罗的记载,索福克勒斯受到儿子的指控,说他已经丧失理智。索福克勒斯要求法官阅读他的最后一部悲剧《科洛诺的俄狄甫斯》,表示思路清晰为自己申辩。